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人工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变革的哲学审思

郑宇轩¹ 马泽豪² 郑 昕²

1.陕西国际商贸学院文学与教育学院 陕西 咸阳 712046

2.陕西国际商贸学院医学院 陕西 咸阳 712046

【摘要】：人工智能正以空前的深度嵌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场域，以效率、精准和可计算性为核心追求的工具理性，在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隐含着价值偏离、人格碎片化与主体性遮蔽等风险。思想政治教育立德树人的本质规定，则要求价值理性对技术逻辑的规约与引领。本文立足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关系，从哲学层面审思人工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变革逻辑，认为唯有在技术赋能与价值引领的动态平衡中，在人的主体性坚守与人机协同的辩证统一中，方能使人工智能真正成为滋养而非消解人的全面发展的文明工具。

【关键词】：人工智能；思想政治教育；工具理性；价值理性；主体性

DOI:10.12417/2705-1358.26.15.093

1 问题的提出

人工智能正以空前的深度嵌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场域，从内容生成、精准供给到智能评价，以数据、算法和算力为支撑的技术逻辑正在重塑这一铸魂育人活动的存在样态。然而，技术的高歌猛进也带来了一个必须直面的哲学追问：当人工智能以效率、精准和可计算性为核心追求介入思想政治教育时，教育所固有的价值关怀、人格养成与主体性培育，是否会被技术逻辑所遮蔽？这一追问在哲学上集中体现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张力问题。有学者指出，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颠覆性技术，引发了教育系统深刻的本体论与认识论变革，同时也进一步触发了教育价值体系的重构，兼具认知革命与伦理挑战的双重品格^[1]。就此而言，思想政治教育与技术深度融合的过程，本质上关涉的是教育在技术理性扩张背景下如何守护自身价值根基的深层课题。

这种变革的深刻性在于，它触及的不只是教育的手段与工具，更是教育赖以确立的价值根基与意义秩序。当知识的生产、话语的传播乃至思想的引导都越来越多地经由算法完成时，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便不再是如何运用技术的问题，而是如何在技术逻辑全面渗透的境遇中重新确证自身育人本质的问题。从哲学史上看，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是理解现代技术变革的一对核心范畴：工具理性关注手段的合目的性与效率的最大化，价值理性则追问目的自身的正当性。思想政治教育天然地承载

着鲜明的价值理性诉求，而人工智能的运行逻辑则具有显著的工具理性偏向，二者的相遇，既带来了效率提升的历史机遇，也埋下了价值消解的现实隐忧。

立足这一课题，人工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变革逻辑，应当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中得到把握。唯有既充分释放技术的赋能效能，又坚持以价值理性规约技术应用，思想政治教育方能在智能化浪潮中守住育人本位。

2 工具理性的扩张及其限度

2.1 技术赋能的双重面向

从工具理性的角度看，人工智能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以思政大模型为代表，思政语言大模型、思政视觉大模型、思政语音大模型、思政场景模型以及思政世界模型等基本样态，共同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智能化的技术底座，从文本生成、图像描述到跨模态交互，极大地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应用场景与表达方式^[2]。借助这些技术，抽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得以转化为可视、可感、可交互的数字内容，理论疏导与受教育者的精神需求得以精准对接，教育资源得以在更广范围内实现普惠共享，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效能与精准化水平也由此显著提升。

应当承认，工具理性所蕴含的精准、高效与规范，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技术条件。算法推荐使主流价值内

作者简介：郑宇轩，男（2005.6），民族：汉，籍贯：陕西省榆林市，本科学历，研究方向：思想政治研究。

马泽豪，男（2006.11），民族：汉，籍贯：陕西省渭南市，本科学历，研究方向：思想政治研究。

郑昕，女（2006.7），民族：汉，籍贯：甘肃省兰州市，本科学历，研究方向：思想政治研究。

基金项目：2025年陕西省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探索与介入：人工智能时代思政课模式创新与实效分析（编号：10005）。

容的供给更加契合受教育者的认知习惯,即时反馈机制使教育评价得以从静态粗放走向动态精细,沉浸式场景使抽象的价值观念得以情境化呈现。然而,技术赋能从来不是价值中立的过程,它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将一套量化的、计算的逻辑带入了教育场域。

2.2 工具理性扩张的内在风险

工具理性一旦脱离价值理性的规约而过度膨胀,便会由赋能的力量异化为消解育人本质的风险源。其一,是价值偏离的风险。人工智能并非价值无涉的中性工具,其训练数据、算法目标与参数设定都内嵌着特定的价值预设,若缺少价值引导与规范约束,便容易弱化主流价值观的传播效力^[3]。其二,是人格碎片化的风险。人工智能以统计与概率推演人类行为,通过用户画像把学生的人格拆解为海量的数据点,从根基上消解了人的整体性^[4]。其三,是主体性遮蔽的风险。当教育过程被简化为可量化的指标评测,人的价值认知被数据画像所规训,主体地位便可能被技术系统所分流。其四,是意识形态渗透的风险,人工智能的开放特性为西方意识形态渗透提供了可乘之机,其可能将特定的价值立场植入数据语料与算法推荐,进而潜移默化地影响受教育者的思想观念与价值判断。

四者相互交织、彼此强化:价值偏离动摇意识形态根基,人格碎片化瓦解价值塑造的整体性前提,主体性遮蔽抽空价值生成的主体自觉,最终使思想政治教育面临从育人滑向造器的深层危机。这种危机的实质,是技术在提升教育效率的同时,反过来以自身的逻辑规训了教育本身。

3 价值理性的回归与育人本位的坚守

3.1 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性品格

思想政治教育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其终极价值目标在于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5]。这一目标规定了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屈从于工具理性的单向度支配。从教育哲学的视角审视,技术不仅指各种物化的工具、设备与信息媒介系统,更意味着一种进行教育的技术,是教育者为了育人而传授知识、培育情感、磨砺意志的过程,它内在地具有育人性、情感性与艺术性等特征^[6]。换言之,技术的合理性不应仅仅以其效率来衡量,更应以其是否服务于人的生命成长与全面发展为根本尺度。为技术立心,让技术姓教育而非为技术而技术,是教育哲学面对技术时代的基本主张。

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而言,价值理性的核心关切,在于守护其价值观念、理想信念与人格培育等不可让渡的人文向度。这些内容具有难以量化、不可还原的特性,不能简单地转化为可计算的技术参数。价值理性所守护的,正是马克思所揭示的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向度:思想政治教育所要成就的,是

能够自主判断、自由选择并自觉担当的主体,而非仅仅适应算法逻辑的被动数据接受者。离开了价值理性的锚定,再高效的技术应用也只是一台精密的造器机器,而无法承担起培根铸魂的育人使命。

进而言之,价值理性所守护的,正是马克思所揭示的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向度。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不能沦为技术参数的搬运与推送,根本原因在于其对象是现实的、具体的、有着精神需求与价值追求的人,而非可被数据穷尽的客体。价值理性的回归因此不是对技术进步的保守拒斥,而是在更高层次上对教育目的的重新确认。

3.2 价值对齐:价值理性回归的实践路径

在人工智能深度嵌入的背景下,价值理性的回归需要依托价值对齐这一实践路径来实现。所谓价值对齐,是指人工智能的价值预设、知识表征与功能实现必须严格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全面契合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和原则,确保技术始终服务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实现^[7]。这一过程要求以价值理性规约技术应用,以育人逻辑优化算法设计,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模型训练与优化过程,从而在技术系统中植入适配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判断标准与安全规范。

价值对齐的实质,是在人工智能系统内部预设一道价值防火墙,使技术应用的风险防范关口前移。它以价值理性为技术的运行划定边界,又以技术的规范化应用为价值理性的落实提供支撑。唯有坚持以价值理性锚定技术发展的方向,人工智能才能成为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助力,而非价值迷失的诱因。

4 辩证统一中的哲学重构

4.1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关系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并非截然对立的两极,二者应当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变革实践中实现辩证统一。一方面要充分释放人工智能的技术效能,使价值理性获得更加坚实的物质与技术支持;另一方面要以价值理性锚定技术发展的方向,防止工具理性的僭越与异化。存在主义教育哲学所强调的对人的存在、自由与选择的关注,恰为这种平衡提供了思想资源,它提醒我们在智能时代必须激发人的存在意识、创造力与批判力,从而化解智能时代教育所面临的主体危机、能力危机与价值危机^[8]。由此,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实质上是在承认技术赋能价值的前提下,坚持以人的存在与发展为教育的最高尺度。

这种辩证统一的理想形态,可以概括为技术人文主义的范式。它既反对技术决定论对教育价值的僭越,也警惕浪漫主义的技术拒斥,而是主张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建立动态的

调适机制:一方面,教育的价值诉求持续引导技术研发的方向;另一方面,对教育实践展开持续的技术反思,使技术始终处于人的价值审视之下,从而在技术加速迭代的时代,重新确立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文明传承与价值引领者的本体功能。

4.2 主体性坚守与人机协同的重构

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关键在于坚守人的主体性。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生产中,人工智能只能作为知识生产网络中的技术行动者,思想政治教育者必须保持最终主导权^[9]。生成式人工智能虽然获得了拟主体性的交互特质,但其本质上仍是人类智能的镜像化表达,无法替代人类主体的价值判断力与实践能动性^[10]。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应在人机协同中构建以人为中心的关系格局:教育者在价值辨析、情感激发与道德判断等育人环节发挥主导作用,人工智能则在信息检索、数据分析等环节提供辅助支撑,这种人机共育、以人为主的主体性教育新范式,正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辩证统一的实践形态。

4.3 价值引领的路径选择

在实践层面,实现二者的辩证统一需要系统化的路径设计。其一,坚持价值优先,引导教育者透视算法逻辑、辨析技

术价值取向,在抵御信息茧房中增强政治辨析力与价值判断力。其二,提升教育主体的数字化素养,使教育者实现从知识传授者向价值引领者的角色转变,受教育者则培养起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审辨思维与价值过滤能力。其三,完善价值校准与治理机制,通过动态价值校准与人工复核,确保人工智能系统的价值输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同频共振。三条路径分别指向价值方向、主体能力与制度保障,共同构成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统一的实践闭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在智能化浪潮中实现从技术赋能到价值引领的跃升与守正创新。

5 结语

人工智能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变革,本质上是一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哲学博弈。技术赋能的效率逻辑固然珍贵,但若脱离了价值理性的规约,便可能异化为对育人本质的消解。思想政治教育的使命在于立德树人、铸魂育人,这一使命决定了它必须始终坚持价值理性对工具理性的引领。唯有在技术赋能与价值引领的动态平衡中,在人的主体性坚守与人机协同的辩证统一中,人工智能才能真正成为滋养而非消解人的全面发展的文明工具,思想政治教育也才能以清醒的价值自觉驾驭技术的力量,守住自身的价值本源,承担起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历史责任。

参考文献:

- [1] 刘燕楠,侯怀银,陈星平.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人工智能时代教育变革的危机与哲学重构[J].浙江社会科学,2025(7):91-102.
- [2] 赵建超,樊雅之.思政大模型的基本样态、运行机理与应用要求[J].思想理论教育,2026(9):85-91.
- [3] 陈文珍,邹艳.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政引领力的机遇与挑战[J].湖南社会科学,2026(3):132-138.
- [4] 许婕,张誉彤.人工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理念面临的挑战与应对[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28(4):27-37.
- [5] 马超.人工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性审思[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6(6):97-106.
- [6] 李润洲.技术时代教育哲学的技术观[J].中国电化教育,2022(4):79-84.
- [7] 吴倩,张晓萌.人工智能应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对齐问题探析[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26,42(3):68-76.
- [8] 崔向平,魏玲.人工智能时代教育哲学的转向:论存在主义教育的合理性与可能性[J].电化教育研究,2024(4):11-17.
- [9] 邵芳强,于学文.人工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生产的范式变革与主体性坚守[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6(13):28-33.
- [10] 单文鹏.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的变革与调适[J].教学与研究,2026,60(6):119-128.